



穿走在 前线与敌后的抗战报道

CHUANZOU ZAI QIANXIAN YU DIHOU DE
KANGZHAN BAODAO

王斯琴 著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搜王斯琴 发送至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穿走在前线与敌后的 抗战报道

王斯琴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走在前线与敌后的抗战报道 / 王斯琴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78-1162-6

I. ①穿… II. ①王…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3084 号

穿走在前线与敌后的抗战报道

王斯琴 著

责任编辑	任晓燕
封面设计	刘依群
责任印制	包建辉
责任校对	张振华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19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162-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作者摄于一九四〇年



作者摄于二〇一〇年

序

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过去六十九年了,但是我们中国人是永远忘不掉的。在这场灭绝人性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屠杀了我们的同胞达三千五百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七五,每一百个中华儿女中被屠杀的就有八点七五人。多么残忍!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场侵略战争,怎么能忘掉呢!

王斯琴的《穿走在敌后与前线的抗战报道》一书是极其宝贵的抗战文艺作品,书中收录了王斯琴先生年轻时期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所写的部分报道,共有三十余篇,真是感人肺腑!它用无声的语言记叙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真实地报道了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悲惨生活。《到杭州去》有这样几个片段:

夜半,夹着阴惨的犬吠,送来一片零落的枪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是挑炭夫和土匪肉搏。为了生,他们便不顾凄凉的死!战区里的同胞呵!我愿用拙劣的笔,写下你们的血泪之页。

记得母亲在早晨对我说过那样几句话:“对维叔说话要留心些,因为他是已经出卖人格的!”

走进厢房，老家伙却偏没有走，不知和父亲正起劲地谈论些什么。

“承！过来！”

老家伙招呼我。

“你瞧，怎样？如果要说的话，包在我身上，你爸爸太消极，还不赞成呢！”

我的眼光落在“绥靖部军官学校招生简章”十一个字上。

“这是汉奸养成所！”我响亮地说。

“呃，轻悄些，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不能做祖国的叛徒！”一搓手，我把它丢在地上。

再读《杭州——我的家乡》，文中说：

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耻辱的一个晚上，到处是火光，到处是血迹，枪炮声偶然稀疏下去的时候，接着起来的却是一片漫天漫地的哭声。借着闪映的火光，我看过不知多少鲜血淋漓的死尸，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前，都还是和我一样的人，但是这时候他们是悲惨地死去了，嘴全都微微张开着，脸色是白的，白得像一张纸，眼睛半闭不闭的，流出一丝愤怒光焰。女人的脸相是更痛苦了，牙齿紧紧地咬着，头发纷乱的披散开来，从破碎的衣裤上，可以看得出她们是经过了怎样的挣扎才委屈着死去的。当时我跨越着一个个的尸体，真没有一点想要流泪的意思，这不是忍心，我知道这是仇恨的火焰把我的泪水燃干了。

年轻的王斯琴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走在民族解放的前线和敌后,以他那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忘我的勤奋,踏遍了多少战地,深入到农村、矿区、码头、前线,甚至到遍地布满尸体的灾区,为的都是真实地报道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唤醒人民,告诉他们:我们只有战斗、奋力抵抗,才有生路。他的每一篇报道,给人民一种鼓舞:日本鬼子的猖獗是暂时的,他们终将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埋葬自己,这个日子不会远的。看过这些报道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么想:我还活着,就要和日本鬼子拼一拼。六十九年过去了,王斯琴先生写的这些报道还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爱国主义教材。它告诉国人:勿忘国耻,决不能让历史重演。

王斯琴先生今年已是年逾百岁的世纪老人了,我们从心里敬重他,祈祝他活得更长寿,创造人类长寿的世界纪录。

梁伯琦

2014年10月于杭州

到杭州去	001
我们的飞机	014
这罪恶该能原谅吗?	016
猎 物	019
同样命运的人	023
潜州杂记	026
我想念着平湖	030
遥祭仲衣师	033
阿紫姑娘	036
笔 锋	041
关于东南战报	044
追念松庐老师	047
平阳即景	050
如是云云	054
重过矾山	062
杭州——我的家乡	070

穿走在前线与敌后的

抗战报道

平阳的矾山	073
新都来雁	084
浙西观感	087
生活在地下的人们——记破坏了的长兴煤矿	093
我写长兴	099
苏州三日记	103
纵横苏浙敌后	108
苏浙敌伪二三事	114
长兴战役	119
茹坞夜话	123
附录一 白云庵话旧	124
寄 意	127
石城风雨	128
秣陵秋晚	131
附录二 王斯琴：动荡人生	134
后 记	徐重光 160

到杭州去



同志上前线吗？祝你们成功！

便是在去年的十二月，我们这一群流浪的孩子，都失去了自己的老家。望着东边白云底下那块缥缈的山峰，我曾浮起过不少个忆念中的幻想，跟着《松花江上》那支歌谱的尾音，偷偷地也不知掉过多少次泪，然而故乡的音讯，正如沉在大海里的石子，一样遥远了！虽然有时好心友人，为着解释旅伴的寂寞，也在一阵艰难的搜索后寄予一些零星的消息，他的词句是安排得怎样好听呵！但我有一个自信——他终归是编造的——于是依旧脱不掉我的忧郁。

一月，二月，三月，在焦灼中算又是过去一年，不经意在某个晚上，借着昏淡的灯光，我到底读到了父亲亲笔的来信，那朴质的语气，抖擞的字迹，如何会错误呢？一连串的诉说平安，使我喜欢得又流了一次泪，更兴奋的是他还告诉我一

条走回去的偏僻的路径。那晚我没有睡。

谁没有家的恋忆呢？一度小心地商量之后，姬和我决定在生命上冒一次险，难得的是葑也愿意跟着走，人一多更增添了勇气。一个冬阳晴好的早晨，我们就怀着忧郁和喜悦组成的不易描述的心情，走上朝着到杭州去的向位。

初冬的郊野是沉寂的，路上很难碰到人，偶然一两只野雉因为我们的脚步声所惊起，咯咯叫地振起翅膀，迅疾地从我们头上掠过，飞入丛莽中隐没了，周遭愈显冷静和寂寥。半天后我们逼近了火线，哨兵们一个一个以东方勇士的姿态兀立北风里，我们用圆熟的语调对答着严厉的盘诘。在通过最后一重步哨线时，当那位山东老乡知道我们是走向敌人的阵营中去的时候，不禁“呵”了一声，对我们恳挚而热情地吐出：“同志上前线去吗？祝你们成功！”那一句有力的话。

这晚我们住在唐楼。

当我们踏进村子的时节，狗开始狂吠了！村民们探头探脑地对几张陌生脸孔露出惊疑和不安，许多孩子在路旁用圆溜溜的小眼睛瞪着我们。

余杭离开这里不上十五里，所以这地方的一切，应该说是在敌人的炮口下活跃着的。

落下去的太阳还剩一丝余晖抹着树梢，草地和河流都显得灰暗起来，震颤在这一片平静的空气里的，只有几声辽远的号角，我们渐渐感到夜的威胁，而朋友的家却是在望了。

朋友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好枪手，飞着的雁子也会跟着他的枪声悲哀地坠下地来，粗黑的面貌，洪亮的声音，对着这位老年人，我想起豪侠传中的古代人物。

红红的烛光下，他告诉我们许多血腥的故事。

“妈拉巴子的！要是鬼子兵敢到这里来的时候，哼！看

他逃得过老子的枪！”

一个有劲的姿势，收束了粗拙的语音。

为守家乡一片土，正不知有多少广大的人群，在血拼，在斗争。他们的生命是寄托于大地的，没有了土地便没有呼吸，复仇的火焰燎炽在中华大地里的每一个乡村，唐楼该是代表的一角吧？我又沉浸在幻想里了！

夜半，夹着阴惨的犬吠，送来一片零落的枪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是挑炭夫和土匪肉搏。为了生，他们便不顾凄凉的死！战区里的同胞呵！我愿用拙劣的笔，写下你们的血泪之页。

三墩，一条挺热闹的街面

我们怀着凶险的预感，跨着机警和坚强的步子，一步步更逼近了奴隶地带。

转过几个山坡，一片广阔平坦的原野，就展现在眼前，地面上除出几只跳跃着的饥雀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到了！心头袭来一阵无边的寂寞，凌乱的脚步声更显得清晰起来。

到一处叫作麻车头的地方，正是太阳当顶的时候，我们便在路边一处饭摊上，匆匆塞饱了肚子。

“先生们是上三墩做生意吗？”

“是的！想去批几条香烟。”

“不错，听说那边香烟便宜，只是路上不容易走！”

“是啰！这年头生活真不易！近几天日本鬼子来过这里吗？”

“哦！日本佬还是在五月里到这边，把房子烧掉以后，到现在没有来过。”

摊子上的老妇人说着用指头点出东面那一带焦土，我们转过头看见，还有几块没有坍去的粉墙，正被反射的阳光闪出耀眼的光芒，田园？焦土？海样的深仇啊！

又走五里才雇到一只破烂小船，看一桨复一桨地击破了波面，好容易把我们送到三墩。

从这里到杭州要不了两小时，因为水运的便利，造成抗战开始以后这条街面异常繁荣的命运。

米店，柴行，水果铺，吃食店，杂货铺……密层层地挤满了这条狭窄的长街，糖炒栗子锅边的小伙计，正挥起长铲使锅子里的沙粒，发出异常富于诱惑性的“沙沙沙”声……

我开始惊讶了！想不到往年村子的一个小镇头，现在竟热闹得挤不过人，事情真是不可料想。

桥头两个举动笨滞的敌兵，在注意着行路人的一切。

安详点吧！互相嘱咐着。抚着跳动的心，慢慢、慢慢地我们终于踱过了！

船迅疾地向前滑去

船进小港，轻淡的暮烟已从水面升起了。

交叉在河面的几抹大树的阴影，恰像巨人的魔手，在黑暗里挡住了去路，上弦月还不曾在天边挂起，堤岸的影子，模糊得像一根黑带，蜿蜒向前伸展着，桨声有节奏地响起在夜空里。

“客人！东西请自己收拾收拾，这段路上是常会有不幸事件发生的！”老大压低了喉咙亲切地关照我们。

“放心好了，我们是没有东西的。”我小声地回答。

以后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我们听得出每个人呼吸的声音。

“呼！”风起着呼啸打从树顶过去了。

“靠拢！”是单调而粗暴的一声。

“咯！咯！”齿牙相碰，我们之间有人在打战。

船迅疾地向前滑去，空气显得紧张。

“靠拢！靠拢！从哪里来的？”这次的声气是显得更粗暴了，几乎变成了咆哮。

“来啦！来啦！”老大感到威胁的分量，知趣地答应着，一面把船靠拢了岸。

强烈的手电光向我们扫射下来。

睁一睁眼，我看清草丛里的几条茁壮的躯干。

“是三墩来的，没有东西，我们只有三个人。”姬老练地对付着。

手电又扫了一下。

“真没有东西吗！”

“没有！”

对方没有动作，又归沉寂了！草丛里起一阵窃窃私语。

五分钟后，一声“去！”字非常清脆地落到我们耳边，沉重的音节里含有深深的失望和恼怒。

船再开了，神经松弛下来，我们充满再生的喜悦。

我心上觉得沉重

借着清冷的星光，我悄悄踏进里门。

没有一丝从人家泄露出来的灯火，没有夜行人的歌唱，一片静寂之流，沉浸了村庄。

在灰暗里，对着家底轮廓——那一带模糊的墙垣——突然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慰，于是，我尽力睁开眼睛，想辨清身边一切熟识的事物，打算借此来获得些变动的情况，一株树，一根草，甚至脚下的一粒石子。

跨上石阶，我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噗！”“噗！”

“谁呀？”是母亲沙哑的声音。

“是我！”

“你是谁呢？”烛火闪动了一下，语调是充满震颤性的。

“我是承啊！”门终于开了，母亲衰老的影子，迅疾地投射进眼底来。

“妈！”我走近一步紧紧握住老人家的一只手。

“喔！你是承，怎么？……”母亲惊讶地发笑起来，但在这笑声里，一瞥眼，我发现两条淡淡的泪痕。

走进厅堂，父亲还没有睡，正在一炉碧螺春烟畔，高声朗诵“南无妙庄王菩萨……”这使我显得惊讶了！往年一位坚执的无神论者，如今怎样竟会变成善良的佛门弟子呢，流光的变换，带走了寸寸的雄心，时间的威胁呵！

“是承吗？”他停住了念诵，这时连睡着的妹妹也起来了。一年！整整一年，失去了骨肉的温情，旅人的生活，真是连梦境也是凄凉的！

在安排好姬和葑安息以后，我重新走回厅堂，围着活跃的灯火，得看清暮年人额上深刻的皱纹，“残年风烛”，不知怎的，竟记起了这几个字眼，我心下觉得沉重。

母亲唠叨地诉说着别后的苦辛和隔壁阿姑被奸、阿根遭杀的故事，一直到更锣响过三下，最后他还谈起免得孩子思

想上染毒,要我把妹子带走的事情。是的!谁愿意把娇嫩的儿女,寄托在敌人的魔掌中呢?然而为了解除慈亲的寂寞,我没有答应。

走到天井里望望,蔷薇架倒了!花台上长满着荆棘,只有前年手植的一枝紫萝藤,却已满满地爬遍墙头。

“承,睡吧!”母亲关切地叮嘱我几次,但我怎样也没有睡意。

“喵呜!喵呜!”小白大概因为猎不到夜食,悲哀地呜叫着,它是瘦了!

等我睡下去的时候,枕边已送来了远处的鸡声。

抛不去的惆怅哪

从栏杆边望去,西子像是睡去了,湖水是静静的。

飞起来几只白鸥,一道银洁的光彩,远了,更远了!

长堤在秋阳下默默地躺着。

我记起在金沙港畔度过的一段童军生活,更忆起了月明中的箫鼓,然而现在,当年的人呢?

哪里有游船的影子?船夫的叫喊?

“小关部队炮兵站”,回过头来,我重新看见这块使人懊恼的牌子,一个矮胖的帝国军人,正埋着脸在沙包边打盹,他该会梦见寄居在岛国上的人们,满染泪痕的脸孔吧?还有动荡中的东京面影!

抛不去的惆怅哪!抚住胸口,我又走向新市场。

两边的人行道上,响着清脆的履音,“叽叽咕咕”一群淫冶的东洋娼妇过去了,风里带着粉香。